

# 试析哀牢文化与哀牢犁耙会的渊源关系

肖正伟

(保山市隆阳区文联,云南 保山 678000)

**[摘要]** 根据《华阳国志》、《汉书》等诸多史籍记载,永昌(今保山)的哀牢山的九隆神话传说,反应哀牢山是哀牢国的肇迹之地,后来到了唐南诏国时期为了纪念“南诏本哀牢后裔”在此建庙,形成了以赶庙会为主体的哀牢犁耙会,至今依然兴盛。

**[关键词]** 哀牢犁耙会;哀牢国;渊源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97.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 issn. 1674-9340. 2010.04.006

**[文章编号]** 1674-9340(2010)04-035-04

哀牢犁耙会历史源远流长,系哀牢古国的千年遗俗。可以从历代史籍中,追述得到清晰的线索。我们要知道哀牢犁耙会的价值所在,首先要了解哀牢古国的历史意义及其地位。

## 一、哀牢犁耙会的文化背景是哀牢国形成与消亡的历史

云南,在古代是部落林立的少数民族杂居地。秦汉时期真正形成有一定影响和统治力量、比较受关注的地方政权王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首邑在今昆明附近的滇国,一个是首邑在今保山的哀牢国。这两个王国可以说都是同时期即至少是在战国中期建立的。其归属中原王朝又主要是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在西汉,一个是在东汉。滇国归属西汉后,朝廷置益州郡统辖,下设 24 县,其西边的不韦县设到了哀牢国统治中心地今保山坝;而到了东汉,哀牢政权及其怒江以西的领土又自愿归属,朝廷设立了永昌郡统辖。在当时成为了震动朝野之大事。

在以保山坝为统治中心地的哀牢王族,从九隆开始到扈粟,据著名史学家方国瑜教授推算至少有 15 代哀牢王,约 400 来年时间,即从公元前 300 多年的战国中后期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哀牢归汉设立永昌郡止。在这段时间里,哀牢王族的统辖或联络疆域号称“东西 3000 里,南北 4600 里”。据诸多史籍表明,大致东到大理洱海区域,南至老挝、越南北部,西到缅甸东北部,北至西藏东南角。从现在出土的战国到汉代的青铜文物资料看,遍布哀牢夷区的兵器类就有剑、矛、钺、戚、戈、锬、剑鞘、𨱔等,说明哀牢人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常发生一些争战。到了哀牢国末期,有史籍记载的就有几次较大的战争。东汉建武二十一年(公元 45 年)正月,汉朝军队追击叛军至不韦(今保山),于不韦展开大战并获全胜。这次战争对哀牢人震动很大。这是汉王朝军队向哀牢国统治中心地(今保山坝)迈进的第一步。虽然原来汉朝势力发展到今保山坝设立不韦县,占据了哀牢国的一部分领土,但并没有使哀牢政权降服。这次战争以后,哀牢统治者大约为避开汉朝军队,将其首邑西迁至今腾冲、德宏一带。又过了两年,即建武二十三年(公元 47 年),哀牢国为了扩充领土,由小王扈粟率兵攻打与汉朝略有联系的附塞鹿菱,竟以失败而告终。

哀牢人由此感到“汉威甚神”,于是产生了“内属”之心。建武二十七年,扈粟等率部族到越嶲郡(今四川西昌南部)找太守郑鸿要求内属。光武帝刘秀得知此事,便将益州郡西部不韦(今保

收入日期: 2010-05-17

作者简介: 肖正伟(1957-),男,云南保山人,保山市隆阳区文联,主任科员,研究方向为地方文化史。

山)、嵩唐(今漕涧)、比苏(今云龙)、叶榆(今大理)、邪龙(今巍山)、云南(今祥云)6 县划出,设为益州郡西部属国(级别介于郡县之间),封扈粟为属国君长,作为土官管理哀牢人。东汉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又派汉官郑纯任属国都尉,设治于嵩唐(今漕涧),“以镇哀牢人、叶榆蛮。”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哀牢王柳貌深深感到了汉王朝的强盛和朝廷对其子扈粟的信任,于是又派扈粟再次率所属部族首领亲自到京都洛阳举国归属。汉明帝视为国家一件盛大喜事,在宫中举行盛典庆贺,并将怒江以西今腾冲、德宏等地设为哀牢县,澜沧江以东今永平一带设为博南县,把原益州郡西部不韦、嵩唐等 6 县划出,共计 8 县,在嵩唐新设为永昌郡辖,其疆域与原哀牢国基本一致,人口 189 万,位居全国第二。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祖国西南疆界由此而形成<sup>[1][2]101-102</sup>。

从经济文化方面来说,哀牢从古老原始的石器时代进入了先进的青铜器时代的时间,不应晚于滇国。从已出土的战国到汉代的青铜器资料看,属生产工具类的有斧、锄、锸、锥、大弯刀等;属于生活类的有镜、镯、环、带、勾、牌、饰、串饰小管、镂孔大管、雕塑动物和花卉等多种品种;属于礼乐类的有案、祭盒、鼓、钟、铃等<sup>[3][4]14-15</sup>。这些青铜器虽然不如滇国区域的那样丰富、豪华、精美,但绝大多数都有艺术纹饰,有的还有一定的工艺水平,说明哀牢经济文化水平已进入了较先进的发展阶段。从史料记述哀牢王族的统治情况看,其文明程序还会更高,应该至少不低于滇国。

哀牢夷区的物质资源是丰富的,史称为“金银宝货之地”,出产“金、银、铜、铁、铅、锡、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秀、帛叠、水精、轲虫、蚌珠”等,且“土地肥美,宜五谷”,哀牢人纺织的“桐华布”和“兰干细布”享誉中外,桐华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兰干细布“文如绫绵”<sup>[5][6]300</sup>。可见哀牢人那时的工艺水平已是很高了,而且史料中有关哀牢民族的文化习俗的记载也很丰富,由此开始了深广持久的哀牢文化。这就说明,虽然现出土的哀牢青铜器发展水平不如滇国,而史籍记载的史事远远超过滇国的,并且还相对丰富,值得我们认真、深入、细致地去研究。

## 二、哀牢犁耙会是纪念“南诏本哀牢后裔”的祭祀庙会,与哀牢文化有深广的渊源关系

保山城东大官庙村哀牢犁耙会历史源远流长,以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二月初一,数万人次在这里赶会。自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气越来越旺,从民间自发赶会到政府筹办赶会。2004 年至 2009 年,河图镇政府相继筹办了 6 次,并增加了些活动项目,诸如文艺节目表演、挑重比赛、登山比赛、赶猪比赛、犁牛比赛等。据 2010 年赶会人数达 10 余万人次,一年更比一年兴盛。这个犁耙会根据明刘肇浙《滇略》载:“永昌(今保山)正月十六祠大官、小官庙,夷汉皆往会祭。”清倪蜕《滇小记·大官庙小官庙》又记说:“岁以正月十六致祭,……(明张志淳)《南园漫录》则云:其所题神位,大官则曰:‘大定戎方天下灵帝’,小官则曰:‘大圣信苴利物灵帝’。……传世隆,世隆追封其十世之祖曰‘大定戎方’,盖指创有南方之祖也;曰‘大圣信苴利物’,盖指其安辑哀牢之祖也,皆本细奴罗(南诏国王)以上而庙祀于哀牢山下,以示不忘本始之意耳。……今小官塑像观之,其衣服之制,俱与蒲蛮(哀牢国主体民族)同。两庙皆被火更建,遂俱易以礼服,而小官庙像未焚,尚存原服,故可考。”从以上的记载和考证看,哀牢犁耙会却实历史久远,在唐南诏(今大理)国王为了追寻‘南诏本哀牢后裔’的历史渊源,而在哀牢国首邑之地——哀牢山建庙塑哀牢国王像以示纪念。从而可以看出哀牢犁耙会历史久远的影子。就从当地诸多老人(如 80 余岁的刘定忠等)的口碑讲,说的是在远古的时候,这里是哀牢古国的统治中心地,哀牢国人每年正二月都有两次来到这里交易农产品,发展农业生产。就现今每年交易的农产品也是以一些古老的生产工具为主,诸如犁、耙、扁担、绳索、竹冒、蓑衣、镰刀、锄头、粪箕、筛子、簸箕、篮子、扫把、刷把等等,一些木器类、竹器类、铁器类的生产工具俱多。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一些时代产品。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还有古老的饮食习俗“吃生肉”,猪生肉放上佐料拌腌菜吃。这种吃生肉的习俗从元朝《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看,是保山哀牢国民族原始饮食习俗的继承吃法,说:“这里的居民同样吃生肉”。后被汉人也接受,至今不衰,在保山一带还很有食馆生易市场。

从诸多史籍记载和丰富的遗俗、遗迹看,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大官庙村(古称哀牢村),后有哀牢山前有青华海(今已消失),在这里折射着许多丰富的历史影子。最早东汉史学家杨终就在其《哀牢传》里记载说: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哀)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

“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人;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sup>[4]JP1252</sup>。

其后又在《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历代史籍大同小异的记载,这著名于祖国西南的“九隆传说”故事就是诞生在这里的。综而言之,说的就是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在这哀牢山下有一名叫沙壹的妇女,常到青华海打鱼,有一天碰着沉在水里的一根木头,回去后就有孕,怀了十个月生下了十个儿子。有一天这根木头就变成一条龙,爬到岸边,问沙壹说你为我生的十个儿子哪里去了?还没等沙壹回答,大的九个儿子听到龙的声音就怕了跑到哀牢山背后,最小那个儿子跑不动,怕了背龙而坐,龙就去把他抱起亲吻他。用当时沙壹的话语说,“背”发音为九,“坐”发音为隆,故第十个儿子就取名为“九隆”,即“背坐”(背龙而坐)之意。后沙壹这十个儿子长大后,大的九个儿子说,九隆弟弟被父亲“龙”亲吻过,他最聪明能干,于是便推选他为第一代哀牢国王。后来哀牢山下又有一夫妇生得十个女儿,沙壹这十个儿子就取这十个姑娘为妻,于是繁衍了哀牢后代。九隆世系代代继位,统治了哀牢国民族,直到东汉哀牢归汉设立永昌郡,哀牢国这块疆域才归属中原王朝,基本界定了今祖国云南疆界。由此可见,哀牢犁耙会是源于这样一个厚厚的历史背景的。并且至如今,哀牢山一带还有一些遗迹和传说。

哀牢玉泉。在大官庙村中,最早明诸葛亮《滇史》载:“哀牢山下,……有一石,状如二鼻,二泉出焉,一温一凉,号为玉泉。习农乐(细奴罗,南诏王)始居九隆,数十传后建非之子,始居哀牢,故以哀牢名部。”传说是哀牢王常出来休闲的地方。玉泉水出两股,一冷一热,并有比目鱼出入,哀牢王很喜欢看。

御花园。在哀牢玉泉西北约 200 米处,出有一小股清泉。传说曾是哀牢王的御花园,园中多有奇花异草,珍禽异兽。

哀牢金井。在哀牢山顶,最早明诸葛亮《滇略》载:“哀牢山,……其绝山顶,有一石如人,在怀中有二穴,名天井(金井)。土人于春首视水盈涸以卜丰凶。”即是说水满而不溢,每年初春哀牢人都到此观看,若水满当年则雨水来得早,水不满当年则雨水来得迟,能预测来年粮食的丰歉。

麦场村。在哀牢山北侧山麓,又名麦仓,地形开阔平展,传说为哀牢王的打麦场。

熊洞。在麦场村后半山,洞子较宽阔,洞内有诸多人住遗迹,传说曾有和尚、尼姑住过,并塑有九隆石雕头像,这颗头像长 14.5 厘米,宽 11 厘米,高 17 厘米,用红粉石雕成。1978 年云南民族研究所的同志前来哀牢山搞遗迹调查发现后被带回昆明保存。

白龙井,又叫憨姑娘井、公主井。在大官庙村右前,相传哀牢王有个最小的女儿,人长得憨丑,要想找个帅气的伙子,老嫁不出去。后哀牢王给她一把仙壶,让她随处安身。想不到在刚出去的路上就跌了跤死去,壶泼出的水竟变成了一汪清泉,长年流淌。后人因纪念其传说,曾在这里建有白龙庙,又称憨姑娘庙。

寿桃园。传说哀牢王当时住哀牢山脚一带,便在哀牢山半山腰种满了寿桃,桃色红黄,皮薄,汁浓香甜,体大量重,光彩夺目,二个一斤,三个二斤,一桃切四瓣,二桃一盘,八人品尝。

大官庙、小官庙。均在哀牢山脚,既是两座寺庙名又是今天的两个村名。现各住 200 多户人家,1000 余人。大官庙,原称哀牢村。南诏人认为他们是哀牢人后裔,在唐南诏王世隆时,为纪念

其祖先,便在哀牢山下建盖这两座庙宇。大官庙内塑有大官(据地老者回忆大官庙穿汉装),神位题词是“大定戎方天下灵帝”,大意是汉朝统治哀牢国的皇帝;小官庙塑有小官(据地老者回忆穿蒲满装),神位题词是“大圣信苴列利物灵帝”,大意是被汉王朝安抚了的哀牢国王。

哀牢寺。位于哀牢山半山腰,据传该寺建于唐南诏时,因南诏人认为他们是哀牢人的后代,为了纪念其祖先,便在哀牢山建哀牢寺(明代曾称为哀牢祠)。寺内大殿塑有“哀牢娘娘”沙壹和其第十子首代哀牢王九隆像;二殿塑有第六代哀牢王禁高像;三殿塑有唐南诏佛像。1958 年被拆毁,后又重建塑为佛像。

哀牢夫人墓。明万历《云南通志·永昌府·冢墓》记载,在哀牢山西麓曾发现《哀牢夫人墓碑》,说的是明“正德间,乡人于哀牢山掘地,得碑志。剥落。段中庸撰文,其略曰:‘夫人 1 讳福则,伽宗(今呈贡县西一城名)胄裔嫡女也,事君子也,乐其道而不淫。逮下妾也,用其能而不妒。’又曰:‘月出碧鸡,照哀牢之名县;鸿飞滇渚,下浔阳之长江。’”

永丰寺。该寺位于河图镇东部的金竹林村,传说这里曾是哀牢归汉时哀牢王柳貌与永昌郡首任太守郑纯的谈判之地。后人为纪念这一重大史实,寺里有太守郑纯的塑像,陈列着古代兵书《六韬》和刀、枪、剑等 18 般兵器,所以又称为兵书营。在正殿顶棚上绘有《结盟图》壁画,内容是郑纯与哀牢王柳貌会谈附汉之像,旁边有几名机要人员和武装护卫的画像。寺里建有一间为纪念结盟的祠堂,其前柱有一对联说:“兵书金函,慰南疆稳定;紫竹玉笛,咏福地安康”。在旁边的偏殿上塑有郑纯之女和柳貌之子扈栗的像。传说扈栗在兵书营遇到郑纯之女一见钟情,后结为夫妻,为纪念这一美好的初恋爱情故事,后人塑像奉祀。

从这些史籍记载的遗迹、遗俗中完全可以看出,犁耙会承袭发展了哀牢文化的内涵外延,哀牢犁耙会显然是产生于二千多年前哀牢首邑之地的一个集市市场,乃至今天还保留着一些原始的生产工具交易。与哀牢文化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考证和研究的。

#### 参考文献:

- [1] 宁超. 滇国滇越国哀牢国掸国八百媳妇国[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6.
- [2] 耿德铭. 哀牢文化研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 [3] 常璩. 华阳国志[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4.
- [4] 范晔撰. 后汉书[M]. 岳麓书社, 1994.

## On Ailao Culture and Ailao Libahui(Folk Festival)

Xiao Zhengwei

(Cultural Society, Longyang District, Baoshan, Yunnan, 678000)

**Abstract:**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focu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ilao Libahui ( a traditional folk festival selling and buying farming tools) in Baoshan.

**Key words:** Ailao Libahui; Ailao States; history and relationship